

MISSING YOU

渴念

[美] 哈兰·科本 著
裴翊云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渴念



[美] 哈兰·科本 著

裴翊云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黑版贸审字 08 - 2014 - 05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渴念/(美)科本著;裴翊云译.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15. 8

(哈兰·科本畅销小说系列)

书名原文:Missing You

ISBN 978 - 7 - 5484 - 2236 - 5

I. ①渴… II. ①科… ②裴… III. ①推理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4533 号

Missing You

Copyright © 2015 by Harlan Cobe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渴念

作 者:[美]哈兰·科本 著

译 者:裴翊云 译

责任编辑:路 嵩 张贺然

责任审校:李 战

装帧设计:恒润设计

出版发行: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 738 号 9 号楼 邮编:15002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www.hrbc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hrbc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0451)87900271 87900272

邮购热线:4006900345 (0451)87900345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0451)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15 字数:313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84 - 2236 - 5

定 价:38.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0451)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凯特·多诺万从她父亲坐过的那只旧凳子上站起了身，准备离开奥马利酒吧。史黛西突然说道：“对我做出的事情，你肯定不会喜欢。”

史黛西的语气让凯特的脚步停了下来。“什么事情？”

奥马利曾经是一家老派的警察酒吧。当年凯特的祖父就泡在这里。她的父亲，还有父亲那些纽约市警察局的同伴们也是如此。可现在，它已经变成了那些踌躇满志、装腔作势、恃才傲物的所谓“雅皮士”之流的酒吧。酒吧里面满眼都是整洁的白衬衫上套着黑色西服上衣、两天没刮胡子、看上去纯爷们得简直都不像爷们了的家伙。这帮软蛋的脸上挂着傻傻的笑容，头发油光锃亮。他们点的是坎特一号鸡尾酒而不是法国灰雁伏特加。这只是因为，他们看到某个电视广告上说，真正的男人都应该喝坎特一号。

史黛西的目光在酒吧里四处游弋。她在刻意地躲闪凯特的问题。凯特不喜欢她的这个样子。

“你做出了什么事情？”凯特问道。

“哇。”史黛西说。

“怎么了？”

“五点钟方向。一看就是个欠揍的家伙。”

凯特向右转过身瞥了一眼。

“看见他了吗？”史黛西问道。

“噢耶。”

这些年来，奥马利酒吧的装修风格一直没有多大的变化。当然，平板电视已经取代了老款的电视机。它不停地播放着各类的体育比赛，屏幕的图像总是显得太宽——不过有谁会在意埃德蒙顿采油工队的冰球打得如何呢？除此之外，奥马利还是保持着一家警察酒吧的味道。恰恰是这一点，这种已非真实却依然显得真实的感觉，吸引着这群假模假式的家伙。他们在这里进进出出，嘈嘈切切，把一个曾是真正版本的警察酒吧变成了类似迪斯尼未来世界主题公园一样虚幻的地方。

凯特是待在这里的唯一的警察。其他的警察这时候都已下班回家或是去参加AA制的聚会了。凯特却还是来到了这里，悄悄地坐在了她父亲坐过的那只旧吧凳上。她的心头萦绕着对于父亲的记忆，尤其是今晚，她父亲的谋杀案重新在困扰着她。她只是想坐在这儿，感受她父亲的存在，并从中——呃，听起来有点儿陈词滥调——积蓄力量。

但是周围的这些混蛋不会让她就这么消消停停地待着，不是吗？

那个特别欠揍的家伙——这一说法的具体含义是他的那张脸应该重重地挨上一拳——犯下了欠揍的家伙所能犯下的一切典型的罪行。他戴着太阳镜，在晚上十一点钟，在一间光线昏暗

的酒吧里。他欠揍的其他要件还包括：钱包上拴着链子、脑袋上裹着布条、敞怀的丝绸衬衣、图案过大的文身（某个体育俱乐部的特定徽标）、没有服过役却戴着军人身份识别牌，还有那块硕大的白色腕表。

太阳镜露出愚蠢的笑容，朝凯特和史黛西举了举杯。

“他喜欢我们。”史黛西说。

“别打岔。你刚才说我不会喜欢什么？”

史黛西向她转回身来。越过史黛西的肩膀，凯特看到欠揍的家伙用昂贵的面霜涂白了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表情。凯特已经想不起见过多少次男人们的这种表情了。男人们喜欢史黛西。这么说大概远远不够。史黛西美得令人心惊肉跳、膝盖颤抖，她能把人的牙齿、骨头还有金属全都熔化掉。见到了史黛西，男人们会变得腿软，变得愚蠢。严重的问题是变得愚蠢，非常非常地愚蠢。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同一个像史黛西这样的美人一道出场是个错误——男人们往往认为，面对史黛西这般模样的女人自己很少有机会。她看上去高不可攀。

相比之下，凯特就不一样了。

太阳镜开始琢磨凯特并采取行动了。与其说他向凯特走来，不如说他正在踩着烂泥朝她滑了过来。

史黛西强忍住笑声。“有好戏了。”

凯特对那家伙瞪了一眼，轻蔑地皱了皱眉，希望这会使他气馁。太阳镜却没有止步。他踏着爵士乐的步子晃悠过来，按自己的想法玩儿上了。

“嗨，宝贝儿，”太阳镜说道，“你的名字是 Wi-Fi 吗？”

凯特等着他的下文。

“我怎么感觉我们连上了呢。”

史黛西爆出了一串笑声。

凯特只是盯着他。这家伙继续说着。

“我爱你，小妞，你知道吗？你很可爱，简直太诱人了，不是吗？你知道是什么让我觉得赏心悦目吗？就是你。”

“这些话以前好使过吗？”凯特问道。

“我还没说完呢，”太阳镜用拳头挡住嘴咳了咳，掏出他的iPhone手机举向了凯特。“嘿，宝贝儿，恭喜——你已经排在了我待办事项列表的第一位。”

史黛西喜欢这一出。

凯特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他挤眉弄眼地说：“你希望我叫什么我就叫什么，宝贝儿。”

“叫你屁话精怎么样？”凯特撩开外套，露出了插在腰带上的枪。“我现在要拔枪了，屁话精。”

“该死，这娘们，你是我的新老板吧？”他指着自己的下身，“因为你给我加薪了^①。”

“滚开。”

“我对你的爱就像是腹泻，”太阳镜说，“憋不住了。”

凯特用惊骇的神情望着他。

“太过分了？”他问道。

“哦，天啊，太恶心了。”

“是啊，但我敢打赌，你以前从没听过。”

① 注：表示“加薪”的 raise 一词，同时还有举起、唤起等许多意思。

他赌赢了。“滚开，马上。”

“你真吗？”

史黛西笑得几乎瘫软在地板上了。

太阳镜边要离去边说道：“等等，这是个考验吧？屁话精，这是恭维还是什么？”

“滚开。”

他耸耸肩，转过身看到了史黛西，觉得不试白不试。他上下打量着史黛西修长的身材说道：“今天的关键词是腿。让我们到你家，劈开这个词吧。”

史黛西还想继续逗下去。“要我吧，屁话精，就在这儿，就是现在。”

“真的吗？”

“是假的。”

屁话精回头看了看凯特。凯特的手按在枪柄上。他举起双手溜走了。

凯特说：“史黛西？”

“嗯？”

“为什么这些家伙总以为能把我泡到手呢？”

“因为你的样子又漂亮又活泼，像个俏娇娃。”

“我可不活泼。”

“没错儿。可是你的样子看着很活泼。”

“说正经的，我看上去就这么潦倒失意吗？”

“你看上去很受伤。”史黛西说，“我不愿意这样说，但是你的伤痛……就像是散发着催情素，让这些混蛋无法抗拒。”

两个人都喝下了一口饮料。

“那么，你刚才究竟说我不会喜欢什么？”凯特问道。

史黛西回头看了看屁话精。“我现在有点儿为他难过了。让我来逗逗他。”

“别惹他。”

“怎么了？”史黛西叉起她引以为傲的两条长腿，冲着屁话精笑了笑。对方回应的表情在凯特看来就像是被独自留在车里太久的小狗。史黛西又向凯特问道：“你是不是觉得这裙子太短了？”

“裙子？”凯特说，“我还以为是腰带呢。”

史黛西喜欢这样。她喜欢被人关注，喜欢搭讪男人，她认为同自己发生一夜情简直会改变那些男人的一生。这事实上也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史黛西经营一家私人调查公司，是和另外两位靓女一起开的。她们的主营业务？唔，就是捉奸。准确点说，是设下圈套，诱惑男人，取得他们不忠的证据。

“史黛西？”

“嗯？”

“你说我不会喜欢什么？”

“就是这个。”

史黛西一边继续同屁话精眉来眼去，一边递给了凯特一页纸。凯特低头看看，不由地皱起了眉。

KD8115

HottestSexEvah^①

① 注：HottestSexEvah：热辣辣的性感爱娃。

“这是什么？”

“KD8115 是你的用户名。”

她的名字凯特·多诺万的简写和她的证件号码。

“HottestSexEvah 是你的密码。哦，要注意区分大小写。”

“这是干什么用的？”

“一个网址。YouAreJustMyType. com。^①”

“嗯？”

“这是个网上约会服务网站。”

凯特做了个鬼脸。“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他们提供的是高端服务。”

“脱衣舞俱乐部也是这么说的。”

“我替你交了会员费，”史黛西说，“一年期的。”

“这的确是开玩笑，是吧？”

“我不是开玩笑。我为这家公司做过一些活儿，他们挺不错的。而且，我们不要自欺欺人了，你需要有个伴儿，你也想找个伴儿。可是你没法在这儿——这种地方找到合适的人。”

凯特叹了口气，站起身，冲着服务生点了点头。他叫皮特，看起来像是个专门扮演爱尔兰血统的酒吧服务生的性格演员——事实上他真的演过。皮特也点了点头，表示他会把今晚的酒水记在凯特的账单上。

“谁知道呢？”史黛西说，“也许到头来你会遇到一位如意郎君。”

凯特开始向门口走去。“更可能的是，遇到一个屁话精。”

① 注：YouAreJustMyType：你就是我的意中人。

凯特键入网址 YouAreJustMyType. com, 敲击了回车键, 接着输入她的用户名和令她颇不自在的密码。在她个人主页的顶端, 她看到了史黛西已经为她起好的网名。她不禁皱起了眉头:

俏娃娃!

“她真能坑人。”凯特叹着气嘟囔道。

已经过了午夜, 不过凯特不是个贪睡的人。她住在一个对她来说是过于高档的地方——中央公园西大道和西 67 街交口处的阿特里埃公寓大楼。一百年前, 这幢大楼和周边著名的艺术酒店等其他建筑里, 住着许多作家、画家、学者等文学艺术界人士。宽敞的老式套房面向大街。小一点的房间都朝着背面, 用作艺术家工作室。后来, 当年的这些工作室被改造成了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房。当警察的凯特父亲看到他的朋友们什么都没做、只靠买卖房地产就变成了富翁, 便也想跻身其中。一个被凯特父亲救过性命的家伙以很便宜的价格把这儿卖给了他。

凯特从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就住在这里了。她用纽约市警察局提供的奖学金完成了自己的常青藤学校教育。按照常规, 她还应该接着读法学院, 毕业后进入纽约某一家声名显赫的法律事务所, 从而打破家里人一代代都去当警察的魔咒。

可惜的是, 事情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电脑键盘的旁边放着一杯红酒。凯特喝得太多了。用醉眼迷离来形容警察, 已经一点儿都不新鲜, 不过这种老生常谈的存在不是没有原因的。她作为警察很称职, 工作时从不喝酒。事

实上,酒精并没有以任何引人注目的方式影响过她的生活。但是如果凯特要在深夜打电话或做出某种决定的话,那就有影响了,酒意会让她变得不靠谱。多年前,她就注意在晚上十点钟后关掉手机并远离电子邮件了。

然而在今天深夜里,她却登录一家交友网站,凭着运气来搜寻某个男人。

史黛西已经往凯特的页面上传了四张照片。凯特的个人资料图片——大头照,是在去年某个婚礼的伴娘合影里截出来的。凯特试图客观地判断一下照片中的自己,可是做不到。她恨这些照片。照片中的这个女人看上去是那样地不自信,她的笑容是那样地缺乏生气,几乎就像是在等着挨上一记耳光。每张照片——凯特正在痛苦地审视着的这些照片,都是从合影中截取的。凯特觉得,每张照片中的自己显得都是那么畏畏缩缩。

好了,别再对自己的形象评头品足了。

她在工作中遇到的男人都是警察。她不想找一个警察。警察是好男人,但作为丈夫却是太可怕了。她再清楚不过地了解这一点。当年凯特的祖母得了绝症,她的祖父无法面对这样的现实,一直在外面跑来跑去。直到有一天,得,什么都来不及了。老爷子为此从未原谅过自己,凯特是这么看的。祖父是孤独的,尽管有许多人把他看作是一位英雄。老爷子在亲人最需要他的时候临阵脱逃,当了缩头乌龟,他在这一点上始终都无法原谅自己。待在家里时,他的配枪总是放在厨房杂物柜最上面的隔板上。有一天晚上,凯特的祖父终于伸出手去,从柜子里取下他的枪,坐到厨房的餐桌边上……

砰的一声。

凯特的父亲也总是在外面喝酒,有时还一连几天不见踪影。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总是过度地做出一副欢快愉悦的样子,要么说老爸在执行一项卧底任务,要么就干脆不提他的失踪,就当没有这么个人一样。母亲的这种态度让事情变得更加可怕,甚至有些毛骨悚然。然后呢,也许一个星期后,她父亲又会刮净胡子,跳着华尔兹舞步,微笑着为母亲捧上一打玫瑰。每个人都装得好像事情很正常似的。

YouAreJustMyType.com。她,化名俏娇娃的凯特·多诺万,正在互联网的一个交友网站上。天哪,非得这么做不可吗?她举起酒杯,冲着电脑屏幕做了一个敬酒的姿势,随后猛喝了一大口。

这个世界的可悲之处在于,人们遇到合意的终身伴侣的途径并不通畅。至于性生活,当然是不难获得的。事实上,它不过是一种欲望,是钟点房里随时发生的现象。同其他的姑娘一样,凯特喜欢得到肉体的快感。但是问题在于,你过于迅速地与一个人上床,无论选择的这个人是否合适,这对于建立长期伴侣关系的机会都是一个重大的破坏。对于这种事情的对错,她不想从道德上做出判断。这就是事实。

她的电脑响了一声,弹出了一个消息球:

我们为您提供了一些较为合适的选择!请点击[这里查看](#),其中的某位男士可能就是您的最佳伴侣!

凯特喝干了酒。她纠结着是否再来一杯,可说真的,已经够多了。她对自我做出评估,意识到了一个明显的、却没有道破的

事实：她希望自己的生活中有个伴儿。承认这一点需要勇气，是吧？虽然她努力寻求独立，但凯特还是想要一个男人、一个伴儿、一个晚上躺在她床上的人。尽管她没有到处苦苦寻觅，也没有对谁刻意强求，甚至根本就没有做过什么像样的努力，但是从本质上说，她不是一个喜欢孤零零独自相处的人。

她开始逐一点击那些个人资料。有耕耘才有收获，对不对？好惨啊。

仅仅看一眼他们上传到网页上的照片，有些人就可以被淘汰了。细想想的话就得承认，照片还是个很关键的因素。每个人网页上的肖像都是经过他们精心挑选的。不论从什么角度上说，这都是他们展示给别人的第一印象，是他们经过严格自我把关的形象。因此，它说明了很多东西。

也正因如此，如果他有意识地选择戴软呢帽，那就二话不说，否决；如果他故意不穿衬衫，无论他身材多好，也二话不说，否决；如果他戴着蓝牙耳机——天哪，他有那么重要吗？二话不说，否决；如果他的下唇留着小胡子或穿一件坎肩，如果他在镜头前故意眨眼、打手势或选择橙色的衬衫（源于个人的偏见），如果他把太阳镜架在头顶上，统统二话不说，否决，否决，否决；如果他的网名是种马、性感微笑、高富帅、女士杀手——不用说，也一律否决。

凯特点开了几个网页。她猜这是由于这些家伙照片上的模样还算顺眼。他们的自我描述一律都那样地令人忧郁和伤感。挂在网上的每个男子都喜欢海滩散步、野餐、健身、具有异国情调的旅游、品评红酒、去大剧院、逛博物馆，还喜欢付诸行动、把握机会、承担风险——当然了，他们同样也喜欢待在家里看电

影、喝咖啡、聊天、烹饪、读书,追求那些简单的快乐。每个家伙都声称,他们寻找的女人应具备的最重要的品质是幽默感——是的,肯定如此。凯特不知道这里的“幽默感”一词,是否是“大胸脯”的一种委婉说法。每个人也自然都列出了自己喜欢的体型——运动型、苗条型、婀娜多姿型等等。

他们的愿望描述得颇为精准,不过大概都只是他们彻头彻尾的一厢情愿。

网上的这些自我介绍,从来不会真正地反映现实。它们并不是在说明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只是通过一些也可说是徒劳的话语来努力描述你自认为就是你的那么一个人,或者说是你希望那位可能的伴侣认为就是你的那么一个人——更确切点说,你的自我介绍反映的只是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且,伙计,你的精神科医生若是看到了你的这些表白,可是要为你担心得不亦乐乎了)。

网页上到处都是这类的个人告白。如果她不得不用一句话概括它们,那就是——甜得发腻。瞧瞧这一句:“每天早晨,生活都是等待着渲染的空白画布”——啪死。有人反复表白他们有多么正直。有人惺惺作态地标榜自己的真诚。有人表现得妄自尊大,不停地炫耀自己。有人故作忐忑。有人公然乞怜。

凯特不禁想到,如同在现实生活中一样,大多数的人在网上也把握不好分寸,明显是用力过猛了。求偶的急迫愿望如同劣质的古龙香水,透过显示屏阵阵地发散出难闻的气味。

这些喋喋不休的有关寻求心灵伴侣的道白,按照最仁慈的评价,也得说是令人大倒胃口的。凯特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根本找不到约会一次后还想见第二次的那种人。然而不知何

故,人们相信在 YouAreJustMyType. com 却能够立即遇到可以同床共枕、共度余生的家伙。

这说明痴心妄想是人类的天性?还是说明人永远不会放弃美好的希望?

事情也有另外的一面。对于这些网上的寻偶者冷嘲热讽、嬉笑怒骂当然是容易的。然而凯特重新想了想,意识到有什么东西在强烈冲击着她的心房:每份自我介绍都代表着一个活生生的人。是的,这些个人资料里充满了空话套话。然而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是,在每一份吁请“喜欢我吧”的个人资料后面,都有一个心中充满梦想、憧憬和欲望的人。这些人可不是随随便便地登录、缴费和填写信息的。想想吧:一个个孤独的家伙来到这个网站,登录并点击个人资料,抱着一丝的希望,希望这次能有所不同,希望他们最终能遇到那个人,那个将在他们的生活中变得最重要的人。

好啊,眼下就徜徉在这种新的感悟之中吧。

凯特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越来越快地点击眼前的网页。这些男人,这些到这里寻找“另一半”的男人的照片——一张张地快速闪过,渐渐变成了模糊不清的一团。就在这时,她发现了他的照片。

在一秒钟里,也许是两秒,她的大脑并没有真正相信眼睛看到的東西。又有一秒钟,点击鼠标的手指停住了。接着又过了一秒钟,那些连连翻动着的图片才慢慢地停了下来。凯特坐在那里,深深吸了口气。

这不可能。

她刚才在以飞快的速度浏览着网页,想到照片后面那些活

生生的人物,想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欲求和他们的希望。她的思维在游走。她没有专注于眼前具体的树木,她感受的是这片森林的全景——作为一个警察,这是凯特的强项,同时也是她的弱点。在执法领域,凯特的这种特点意味着她能够捕捉各种可能性,善于选择逃生线路,提供备选方案,在一片混沌、一团乱麻和一大堆假象中理出事物的本来面目。

然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凯特有时会看不准眼前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

她开始缓缓地点击后退箭头。

不可能是他。

那些照片只是一闪而过。她的心中充满了对于真正的爱情、对于心心相印的伴侣、对于能与她共度余生的那个人的渴望——有谁会由于她对美好人生的向往而责备她呢?已经十八年了。喝多了的时候,她曾用谷歌搜过他几次。只有几篇他写过的老文章,没有任何后来的东西。这让她很奇怪,也更加激起了她的好奇心——杰夫曾经是个了不起的记者啊——但她还能做些什么呢?凯特想过要更加彻底地调查他的情况。处在她的位置,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然而她不喜欢由于私人的原因去动用她在司法界的社会关系。她也可以请史黛西帮帮忙,可是话说回来,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杰夫离开了。

追寻旧日的情人,甚至使用谷歌来搜索,这也未免太没劲儿了。当然,仅仅说杰夫是旧日的情人,是远远不够的。凯特精神恍惚地用左手的拇指触碰了一下无名指。它是空的,但是,曾经不是。杰夫向她求过婚,该做的都做了。他得到了凯特父亲的